

《论语》译话

许渊冲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研究论丛

《论语》译话

许渊冲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译话 / 许渊冲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2
(翻译研究论丛)

ISBN 978-7-301-27782-9

I. ①论… II. ①许… III. ①儒家 ②《论语》—译文 IV. ① B2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5539 号

- | | |
|-------|--|
| 书 名 | 《论语》译话
LUNYU YIHUA |
| 著作责任者 | 许渊冲 著 |
| 责任编辑 | 李 娜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782-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345014015@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280 千字 |
|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2.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4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1
第六章	59
第七章	66
第八章	80
第九章	88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99
第十二章	112
第十三章	119
第十四章	125
第十五章	134
第十六章	151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78
第二十章	182

第一章

(一)

中国有句古话：“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什么说半部《论语》而不说一部呢？大约是因为古人觉得《论语》内容太丰富，只要半部就可以治天下了。现在过了两千多年，这句古话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说来奇怪，20世纪后半叶，有些亚洲国家经济振兴，据说是受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论语》是儒家的主要经典，这就说明《论语》中的有些言论，直到今天还有实用价值。至于那些不合时宜的古语，就让它遗留在历史的陈迹中吧，假如古语还有一半没过时，还可以古为今用，那又还可以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了，不过不是“只要半部”，而是“只有半部”，哪半部呢？有一个识别的办法是把古语译成外文，用空间的距离来检验时间的距离，对外国有用的古语，大约对今天的中国也会有用。

我们先看《论语》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就是取得知识，“习”就是付诸实践，“说”字和“悦”字通用，就是喜悦、愉快。整句的意思是：



获得了知识,并且经常应用,那不是愉快的事吗?这句话说明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说明了实践是得到知识的方法,愉快是得到知识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目的,一句话中包含了知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真是内容丰富、言简意赅。这句话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外国人是如何翻译的。英国理雅各(Legge)和韦利(Waley)的译文分别是:

1.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Legge)

2. To learn and at due times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t 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 (Waley)

两位译者都把“学”译成 learn,《牛津辞典》对 learn 的解释是 gain knowledge or skill(得到知识或技术)。但《论语》中要学习的主要是知识,而不是技术。中国儒家重学术,轻技术,这是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所以《论语》中的“学”主要指知识而不指技术,译成英文用 learn 不如 gain or acquire knowledge(得到知识)更加恰当。其次,Legge 把“时习之”译成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经常坚持不懈的努力应用)。“习”字理解为“应用”没错,“时”字解释为“经常”已经够了,再加“坚持不懈的努力”似乎过分强调。Waley 把“时习之”译成 repeat at due times(在恰当的时候复习),把“习”理解为简单机械的活动,力量似乎又显得不够,最后一个“说”(悦)字,Legge 用了一个形容词 pleasant 而 Waley 用了名词 pleasure,这两个词都和动词 please(喜欢、高兴)同根,平淡无奇,显不出精神上的乐趣。因此,全句可以考虑改译如下: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from time to time?

这句话能不能用于治天下呢？中国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说，要治国平天下，先要修身齐家。这句话能不能用于修身齐家呢？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句话对我的一生的成就关系很大，简单说来，我这一生就是不断取得知识，不断实践，不断得到乐趣的一生，我的成就，主要是出版了 120 部中文、英文、法文的文学著译，这在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似乎还没有第二个，而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就是“学而时习之”。我学翻译，先学严复的“信达雅”，再学鲁迅的“信顺”，又学郭沫若的“越雅越好”，究竟孰是孰非？到底要不要雅？这就要看实践了。实践鲁迅理论的翻译家有董秋斯，他的代表作是 Dickens 的 *David Copperfield*（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原著第一章谈到大卫出生时说：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董秋斯的译文是：

据说钟开始敲，我开始哭，两者同时。

接近严复理论的翻译家有张谷若，他对大卫出生的译文是：

据说那一会儿，铛铛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比较一下两种译文，董译虽然字字接近原文，但原文抑扬顿挫、从容不迫，听来悦耳。译文却短促生硬，恨不得赶快敷衍了事似的；张译相反，加了“铛铛”和“呱呱”两对形声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



大卫出生，音美取代了原文重复的形美，又增加了意美，比董译更悦耳，又悦目，可以说是胜过了董译，但是最后六字，虽比董译稍好，却像算账似的没有文学意味，应该算是败笔。这是学习的结果，能不能取长补短，吸收张译的好处，弥补他的缺陷呢？那就要看实践了，我实践的结果是下面的译文：

据说钟声铛铛一响，不早不晚，我就呱呱坠地了。

新译用双否定的方法，把“两者同时”改成“不早不晚”，符合白话文学的口气，觉得是把“两者同时”和“恰好同时并作”优化了，从理论上看来，“信达雅”和“信顺”似乎都不如“信达优”，译后有点自得其乐，这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信达优”的原则，不但可以应用于英译中，也可以应用于中译英。如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中间三行有美国诗人 Paul Engle 夫妇和 Barnstone 的两种译文：

1. Give one piece to Europe,
send one piece to America,
return one piece to Asia.

(Engle)

2. I would send one to Europe,
one to America,
and keep one part here in China.

(Barnstone)

第一种译文把“一截”译成 piece，第二种译成 part，都可算是符合



“信顺”的翻译,但能不能算“雅”呢? piece 太小, part 太俗,都看不出昆仑山崇高巍峨的形象,听不到“昆仑”叠韵的音美,我看可以优化如下:

I'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

翻译把三个“一截”优化为 crest(顶部、山峰), breast(胸部、山腰), the rest(余部、山脚),不但可以使人看到高大的昆仑山,还可以使人听到三个 -est 的声音,联想到高耸入云的 Everest(欧美人称呼珠穆朗玛峰的别名),这就可以算是达到了优雅的境界。如果能够得到登昆仑而小天下的乐趣,那又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了,一个人得到的乐趣可以提高个人的修养情操,如果人人都能得到提高,那不就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了吗?

(二)

《论语》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说第一句是谈治学之道、修身之法,谈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那第二句就是谈交友之道、处世之法,谈一个人如何对待朋友,对待他人的问题了,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目的都是愉快欢乐,求得自己和别人的幸福,由此可见孔子的求知人生观或人生哲学,注重的是“乐感”,这和西方求知的“罪感”大不相同。根据西方《圣经》的说法,人类的祖先原来生活在天堂乐园中,因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中的智慧之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了乐园,来到了人世,因为他们敢于违抗上帝的意志,敢于



与天斗争,征服自然,结果科学发达,首先创造了今天的科学文明。中国人对天的态度有所不同,如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认为天命是只能知道,而不能违抗的,所以一般人听天由命,顺应自然,于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到了今天,西方的“罪感”发展到了金融犯罪的地步,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在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后,使顺应自然的思想向“天人合一”,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方向发展,结果反而领先于西方了,而这也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结果之一吧。这句话如何译成英文?我们来看看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文。

1. Is it not pleasant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Legge)

2. That friends should come to one from afar, is this not after all delightful? (Waley)

关于“乐”字,理雅各像译“说(悦)”字一样用了 pleasant,韦利却用了一个不同的 delightful,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说来,前者指外表的欢乐,后者指内心的愉快,“学而时习之”是内心的愉快,不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理雅各“说(悦)”字译得不妥,“乐”字倒译了,但是总的看来,他选词显得不够精确,韦利却是译颠倒了:“不亦说乎”表示理性的愉快,他用了表示感性的 pleasure;“不亦乐乎”表示感性愉快,他却用了表示理性的 delightful。至于“有朋自远方来”,理雅各把“有”字译成 have,把“远”译成 distant,把“方”译成 quarters,从对等的观点看来,似乎无可非议,但不如韦利的译文 afar 更加自然,更口语化。韦利还在两句中都加了 after all 一词,表示不在其位。这似乎没有必要,我看可以参考两人译文,把这一句重译如下:



Is it not a pleasure to meet friends coming from afar?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回顾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人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不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结果吗？至于个人，杨振宁和我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我们多年不见，他远涉重洋，到北京大学来讲“美与物理学”，我说他的讲话沟通了科学和技术，把真和美结合起来了，他用中国古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和西方名诗（“一粒沙中见世界”）来描述科学家，不但沟通了中西文化，而且把古代和现代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说，他是把古今中外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合而为一，为建立 21 世纪的世界文化奠定下了一块基石。关于中西文化，他还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关于中西文字，他又说：“中国的文字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他还问我翻译了晏几道那首“从别后，忆相逢”的词没有，我说译了，送他的那本书里就有，他翻开书来一看，看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就说不对，他记得是“桃花扇底风”。我说有两个版本，哪个版本好呢？两本的第一句都一样，说歌舞通宵达旦，本来高照楼中心的月亮，已经落到杨柳梢头上，仿佛还舍不得离开，要停留在柳梢头上多看一会儿似的，那第二句就有两种可能：一种说，唱歌累得扇子都扇不动，连桃花扇底下都没有风了。这种解释显得准确，但桃花扇只能说是画在扇子上的桃花，不是实物，而第一句“杨柳楼”却不是楼名，而是环绕楼心的树林，这样一来，“桃花”和“杨柳”就不是对称的实物了，如果说“扇影”呢，那却可以把桃花理解为实物，月光把桃花的影子留在扇子上，留在风中，而歌舞通宵达旦，杨柳梢头的月亮已



经落下，桃花在扇子上，在风中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可见夜已深了，天快亮了。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模糊，更适宜于写诗，更能表达“从别后，忆相逢”的乐趣呢？后来杨振宁为我的《逝水年华》英文本写序的时候说：“久别重逢真是一件乐事。”这就说明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三)

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句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说前两句是从正面来讲如何得到乐趣，那么这一句就是从反面来讲如何避免感觉不愉快了。得到知识可以感觉愉快，朋友交流也可以增加生活的乐趣，因为西方哲学家说过“乐趣有人共享可以增加一倍”。从反面来说，如果没有人共享是不是会损失一半呢？自己有了成就，却没有人共享其乐，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感到不愉快呢？这就是“人不知”能不能“而不愠”？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个知名度的问题。从不好的方面来讲，却是名利思想，是虚荣心的表现，所以孔子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计较名利得失，爱好虚荣，从好的方向想，孔子又说过：“必也正名乎？”可见他是主张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只是反对名不副实、名高于实的虚荣而已，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分子，如果不为人知，得不到别人承认，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认为应该满不在乎，所以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种思想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有市场，反对名利思想变成了反对名副其实的分子，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名高于实的教授学者、博士生导师，有实无名或实高于名的分子应该满不在乎吗？这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在西方呢？是不是也主张“人不知而不愠”？从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追求名利，最后功成名就看来，从美国竞选总统，力求为人所知看来，西方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不主张谦虚谦让的，恰恰是这种科学精神造成了今天的西方文明，我们来看他们是如何翻译“人不知”这句的。

1.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Legge)

2. To remain unsoured even though one's merits are unrecognized by others, is that not after all what is expected of a gentleman? (Waley)

首先，理雅各把“人不知”译成 *take no note of* (没人注意) 可以说是传达了原文的内容，而且比原文更具体，韦利的译文是 *one's merits are unrecognized* (一个人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比理雅各的理解更深入，表达也更具体，由此可以看出西方译者的科学精神在不断发展，正好说明了“学而时习之”的道理。“而不愠”呢？理雅各译成 *feels no discomposure* (面不改色)，译得真好，不但达意，而且传神，画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韦利的译文 *to remain unsoured* (并无酸意、心情并不变坏) 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外貌和内心，但是不如理雅各的译文容易理解，两人各有千秋。至于“君子”，理雅各和韦利分别译成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一个道德完美的人) 和 *a gentleman* (绅士、上流人士)，理雅各对“君子”的要求未免太高，韦利的译文又会抹杀东方的士大夫和西方绅士的区别，所以这个词非常难译，往往顾此失彼，钱锺书先生创造了一个新词 *intelligenteleman*，把 *intelligent* (智慧) 和 *gentleman* 巧妙地结合起来了，我想用来翻译“君子”也许可以填补这个缺陷，现将全



句翻译如下：

Is he not an intelligentman, who is careless alike of
being known or unknown?

前面杨振宁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君子不愠”是比较模糊的说法，而“道德的完美”和“面不改色”就比较具体了，新译把“人不知”说成“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把“不愠”说成“满不在乎”，把“君子”说成“知识界人士”，是不是恢复了原文本来的模糊面目呢？中国人的译文和英美人的译文不同，也说明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和西方的精神的差异，中国提倡“人不知而不愠”，用韦利的话说，就是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应该满不在乎，而不应该努力争取。20世纪下半尤其反对争取承认，说那是争名夺利，于是有价值的人得不到承认，结果得到承认的则是没有价值的人。例如1995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举办了一次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译文的讨论会，会上批判了有价值的意译（如“这种粗活看来非常艰苦，头一回从瑞士翻山越岭到法国来的游客，见了不免大惊小怪。”），赞扬了翻译腔严重的直译。（如“这种劳动看上去如此艰苦，却是头一次深入到把法国和瑞士分开的这一带山区里来的旅行者最感到惊奇的劳动之一。”）意译者提出反对意见，《周报》却不刊登，译者不太在乎，于是图书市场上劣译驱逐良译，对读者造成了巨大损失，所以如果真有价值，就应该按照西方的科学精神，据理力争，而不能用《论语》的话，因此说，《论语》就只有半部能治天下了。



(四)

《论语》第一章第四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孔子的弟子每天检查自己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上级，为上级出谋划策有没有忠诚老实，尽心尽力，做到尽善尽美？自然这个问题并不限于上级，对同级也是一样，要把心放在正中。没有偏心私念，做到利人利己；第二个问题对同级、对同辈的朋友，如果说对上级重在一个“忠”字，那对同级就重在一个“信”字，对朋友要重信义，说话做事要信得过，不能只说不做，也不能言过其实，而要实事求是；第三个问题对下级、对晚辈的学生，传授的知识不能够只是空谈，而要身体力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理论只要求别人去实践，自己却做不到。这三个问题是曾子每天反省的修身问题，我们现在看看理雅各和韦利是如何翻译这三句话的。

1. 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 "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whether,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s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Legge)

2. Master Zeng said, every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 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 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 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 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 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Waley)

“三省吾身”两位译者都说是在三点上检查自己，第一点“为人谋”，理雅各说是“为别人办事”，韦利说是“代办”，前者一般化，后者特殊化，一般比特殊好。“忠”字理雅各的宗教意味重，不够明确；韦利政治气息浓，后面加了“利益”一词，就增加了经济意义。第二点“与朋友交”两人一样，“信”字理雅各说是“诚恳”，不如韦利说的“忠于所言”。但两种译文和原文有没有距离呢？似乎还可以研究。第三点两人都把“传”理解为孔子的教导，也有人说“传”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传授”的意思，全句是说：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自己能不能应用，能不能付诸实践？那重点就在实行了。全句可以考虑翻译如下：

I ask myself, said Master Zeng, three questions everyday: In dealing with others, have I not thought of their interests? In making friends, have my deeds not agreed with my words? In teaching students, have I not put into practice what I teach them?

比较一下三种译文，可以说第一种更接近原文的文字（或表层结构），更模糊；第二种使人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结构），更具体；而第三种则比第二种更深入、更精确，例如“忠”字，韦利理解为忠于对方的利益，虽然比理雅各的译文更明确，但什么是忠于对方的利益呢？这并不好理解，不如第三种译文说的“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更现代化，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但“为人谋”说成“和人打交道”，似乎有所不足。再如“信”字，理雅各说是“诚恳”，但“诚恳”只是说真话，说真话并不等于做得到，所以言行之间可能还有差距；